



ISBN 7-5399-4821-0

北斗丛书精编版

中国散文史

陈柱 著

第一编 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散文（总论）

第一章 总论

第二章 周代西周至春秋时代之散文（总论）

第三章 战国时代至秦汉魏晋南北朝之散文（总论）

第四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散文之总论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附录

（本丛书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每册定价如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散文史 / 陈柱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

(北斗丛书: 精编版)

ISBN 978-7-5399-9423-9

I. ①中… II. ①陈… III. ①古典散文—文学史—中国 IV. ①I207.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4704 号

书 名 中国散文史

著 者 陈 柱

责任编辑 黄孝阳 牟盛洁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87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9423-9

定 价 3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序

吾国文学就文体而论，可分为六时代。一曰，骈散未分之时代，自虞夏以至秦汉之际是也。二曰，骈文渐成时代，两汉是也。三曰，骈文渐盛时代，汉魏之际是也。四曰，骈文极盛时代，六朝初唐之际是也。五曰，古文极盛时代，唐韩柳、宋六家之时代是也。六曰，八股文极盛时代，明清之世是也。自无骈散之分以至于有骈散之分，以至于骈散互相角胜，以至于变而为四六，再变而为八股。散文虽欲纯乎散，而不能不受骈文之影响。骈文虽欲纯乎骈，而亦不能不受散文之影响。以至于四六专家，八股时代，凡为散文骈文者，胥不能不受其影响。此文学各体分立之后，不能不各互受其影响者也。

复次，文学者治化学术之华实也。吾国之文学，又可分为七时代。一曰，为治化而文学之时代，由夏商以至周初是也。二曰，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春秋之世是也。三曰，为学术而文学时代，战国是也。四曰，反文化时代，嬴秦是也。五曰，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两汉是也。

六曰，为文学而文学时代，汉魏以后是也。七曰，以八股为文学时代，明清是也。凡天下之物，不能有偶而无奇，亦不能有奇而无偶。凡文之自然者亦莫不如是。此秦以前之文，为治化学术而文学，所以奇偶皆备而不能分也。迨后则人力之巧渐加，天然之妙渐减。两汉之世，则已渐趋尚文学，故骈俪之文渐多，而奇朴之气日少矣。汉魏之际，子桓兄弟，以文学提倡于上。子桓且言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自兹以往，士人遂皆专重文学，而骈文遂如日之中天。至唐韩柳辈出，提倡文学改革，去六朝之今体，复秦汉之古文。然其意亦为文学而文学，非复秦汉以前为学术而文学矣。自尔以后，不外骈散二体之角胜。若八股则骈散二体之合者也。自八股兴，则举世且为八股而文学矣。为文学而文学，故文学之体则甚尊，而文学之质乃日衰矣。何谓文学之质？学术是也。若为八股而文学，则文学亦卑矣。

吾尝以谓文字者语言之符号也。然语言随口而出，难以急亟雕修；文字笔之于书，可以从容润色。言语不畏详繁，文字宜求简要。故文字与言语，不能离之太远；亦不能合之太近。离之太远则为古典，骈文是也；为艰深，辞赋如班杨，古文如苏绰樊宗师，是也。合之太近则为方言，为别字，如殷之盘庚，晚周之墨子，是也。是二者皆不足以行远，均有违乎辞达之旨。得其中者惟春秋战国，自墨子而外，其文词

语气大抵相类，虽间用一二方言，为数亦仅，度当时方言之异，决不如是之简也。诸子为文，当亦力去鄙倍，以求其近雅而易识矣。今夫方言之不一，省与省殊，县与县殊，乡与乡殊，而古之与今又殊，倘必令文字与言语为一，以方言入于文字，则异地异时，孰能识之哉？是直区吾国为千百国，且复使后代之人不能读前代之书，而使此千百国者又胥为无文化之国而后已也。夫方言之不统一，方将力求所以统一之道。今于既统一之文字，独奈何必从而分裂之，隔绝之邪？吾观数千年来之文学史，虽骈散奇偶，浅深难易，互相角胜，以要以不与言语相离太远与相合太近者为能通流。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北流陈柱柱尊自序。

一、所述各人履历，多据史传，并书明某传，然亦有节省太多者则书名从略。

二、文学史最重阐明源流，本书有因源以及流者，亦有因流而溯源者。

三、所论各家之文，贵有例证，而例证尤忌割截，古之美文一经割截，则其美全失，如割截美人之口鼻以论其美也，故本篇除篇幅太长不得不节录者外，所录皆全篇文字。

四、所书诸人姓名别字，均随行文之便，并不画一，诚以吾国各籍称谓原不一致，强而一之，青年读他书，一遇异称，反多不能识也。

目 录

001	序	
001	第一编 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夏商周秦）	
003	第一章 总论	
006	第二章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自夏商至春秋）	
025	第三章 由治化时代而渐变为学术时代之散文（春秋时代）	
041	第四章 为学术而文学时代之散文（战国）	
085	第五章 反文化时代之散文（秦）	
093	第二编 骈文渐成时代之散文（两汉三国）	
095	第一章 总论	
101	第二章 由学术时代而渐变为文学时代之散文（两汉）	
138	第三章 为文学而文学时代之散文（汉魏之际）	
157	第三编 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晋及南北朝）	
159	第一章 总论	

160	第二章 骈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160
185	第四编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唐宋）	185
187	第一章 总论	187
189	第二章 古文极盛时代之散文	189
257	第五编 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明清）	257
259	第一章 总论	259
261	第二章 以八股为文化时代之散文	261
	（一）总论	261
	（二）分论	261
	（三）总论	261
	（四）分论	261
	（五）总论	261
	（六）分论	261
	（七）总论	261
	（八）分论	261
	（九）总论	261
	（十）分论	261
	（十一）总论	261
	（十二）分论	261
	（十三）总论	261
	（十四）分论	261
	（十五）总论	261
	（十六）分论	261
	（十七）总论	261
	（十八）分论	261
	（十九）总论	261
	（二十）分论	261
	（二十一）总论	261
	（二十二）分论	261
	（二十三）总论	261
	（二十四）分论	261
	（二十五）总论	261
	（二十六）分论	261
	（二十七）总论	261
	（二十八）分论	261
	（二十九）总论	261
	（三十）分论	261
	（三十一）总论	261
	（三十二）分论	261
	（三十三）总论	261
	（三十四）分论	261
	（三十五）总论	261
	（三十六）分论	261
	（三十七）总论	261
	（三十八）分论	261
	（三十九）总论	261
	（四十）分论	261
	（四十一）总论	261
	（四十二）分论	261
	（四十三）总论	261
	（四十四）分论	261
	（四十五）总论	261
	（四十六）分论	261
	（四十七）总论	261
	（四十八）分论	261
	（四十九）总论	261
	（五十）分论	261

第一编 骈散未分时代之散文

(夏商周秦)

第一章 总 论

骈文散文两名，至清而始盛，近年尤甚。求之于古，则唯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引周益公“四六特拘对耳，其立意措词贵浑融有味，与散文同”之言。自此以前则未之见也。夏敬观云：“骈文义本柳宗元骈四偈六一语，顾未以名文也。《说文》驾二马为骈，《庄子》骈拇与枝指对举，于义皆未美。大抵唐以后，韩柳之学大倡，承其流者各囿门户之私，务标异以示轩轻，治偶文辈又苟习庸滥，取便笺奏，不能求端往古，以尊其体，而骈义之非，遂无辩之者。李商隐且以四六诬其集，其颠尤甚。清李兆洛昌言复古，汇选汉六朝文树之圭臬而不悟立名之误。”（《匋厂文稿序》）夏氏以骈文一名于义无当，是也。吾谓散文一名，尤为不通。《庄子·人间世》有散木一名，与文本相对。郭象曰：“不在可用之数曰散木，可用之木为文本。”《荀子·劝学篇》有散儒一名，与法士相对。杨倞注“散谓不自检束，庄子以不材木为散木也”。夫无用之木为散木，无用之儒为散儒，则散文云者岂非无用之文邪？《说文·肉部》：“𩚑，杂肉也。”《说文·木部》：“𣎵，分离也。”散文与骈文相对，其本字当为𣎵，盖取离散之义，与骈合相反也。然文体而取义于离散何邪？故有正名者出，骈文散文二名，必在所当去矣。原散文一名，清之骈文家最喜用之，孔广森《答朱沧湄书》云：“六朝文无非骈体，但纵横开阖，一与散文同。”袁枚《胡稚威骈体文序》云：“散文可踏空，骈文必征实。”至清末罗惇融《文学源流》云：“文之既

立，何殊骈散？西汉以前浑朴敦雅，骈不虑杂，散不病野。”又云：“西京巨子溯两司马，子长源出《左》、《国》，俊宕其神；长卿系出《诗》《骚》，丽密其体。别其外貌，未能强同，要以材力冠绝，通宏相征，一为散体之家，一为骈文之祖。”又云：“周秦逮于汉初，骈散不分之代也。西汉衍乎东汉，骈散角出之代也。魏晋历六朝至唐，骈文极盛之代也。古文挺起于中唐，策论靡然于赵宋，散文兴而骈文蹶之代也。宋四六，骈文之余波也。元明二代，骈散并衰，而散力终胜于骈。明末迄乎国朝。（指清）骈散并兴，而骈势差强于散。”罗氏之言，皆以骈散对举。详其意谊，盖散文亦不过古文之别名耳。而现代所用散文之名，则大抵与韵文对立，其领域则凡有韵之诗赋词曲，与有声律之骈文，皆不得入内；与昔之谊同古文，得包辞赋颂赞之类，其广狭不侔矣。

吾以谓骈散二名实不能成立，不如以尚丽藻者名为文家言，重质朴者名为质家言，或省之曰文言，曰质言。而文质二体之中，又各分有韵文与无韵文二种。如此则比之六代文笔之分，与近代骈散之别，尤为辨章矣。吾今于本书所论之领域，则仍沿用近日散文之谊，而论文笔之骈散，则多用奇偶之谊，读者随文观之可也。

天地生物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人之一身，奇也，而二手二足则偶矣。手足之指各五，奇也，而二手二足和合而为十，则偶矣。首奇也，而两耳两目，则偶矣；一鼻一口又奇矣。且鼻有二孔，则偶矣。且一奇与一偶相对，则又为偶矣。推之植物之花叶，最为吾人之美观者，何莫非奇偶之相杂。易曰：“地之可观者莫如木”。以其花叶之奇偶相杂最显著也。李兆洛云：“天地之道阴阳而已。奇偶也，方圆也，皆是也。阴阳相并俱生，故奇偶不能相离，方圆必相为用。道奇而物偶。气奇而形偶。神奇而识偶。孔子曰：‘道

有变动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相杂而迭用。文章之用，其尽于此乎？六经之文，班班具存。”（《駢体文钞序》）斯可见古人之文，原不能有奇而无偶，亦不能有偶而无奇；不能分其何篇为駢文，何篇为散文也。梁昭明太子《文选序》曰：“若夫姬公之籍，孔氏之书，与日月俱悬，鬼神争奥，孝敬之准式，人伦之师友，岂可重以芟夷，加之剪裁，老庄之作，管孟之流，盖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诸。”此虽区周孔与诸子为二，实则夏商之文，与周孔之作，皆为治化而作，诸子之作皆为学术而作，皆非为文而作文也。惟其不为文而作文，故其书不以能文为宗，而以布治化鸣学术为主。夫然，故其文辞一任治化与学术之驱遣，而或奇或偶，均发乎天籁之自然，故论文学史者，应以夏商至周秦为駢散文体未分之时代；而自夏商至春秋，则为为治化而文学时代；自春秋以至周秦诸子，则为学术而文学时代，而孔子则承上启下之大师也。

第二章 为治化而文学时代之散文

(自夏商至春秋)

第一节 总 论

为文学史者，或多溯源上古，始自羲轩。吾则以谓文献无征，不如从略。孔子删书，断自唐虞，而《尧典》、《皋陶谟》两篇，大书“粤若稽古”四字，则其文经孔氏删述，不得视为唐虞时代之文矣。故今之所述，始自有夏。

《汉书·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盖三代之盛，圣贤在位，其学问皆见诸治化，不尚空言，其史官睹其治化之迹，纪为实录，故其文莫非史也，其史莫非治化也。章学诚曰：“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夏商周三代之治化，于今可考者，莫尚于六艺。而六艺之中，莫要于《尚书》。陈石遗先生《石遗室论文》曰：“《尚书》为中国第一部古史，亦即中国第一部古文。以史学论。后世之天官书，律历志，本于《尧典》上半篇；职官志本于《尧典》之命官；舆服志、乐书，本于《皋陶谟》下半篇（孔氏分为《益稷篇》）；若地理志、河渠书之本《禹贡》，本纪之本《尧典》，其尤显著者矣。以文学论。曾湘乡之杂抄，分记载、诰语、著述、辞赋四类。窃以为记载、诰语、二类，为用最广。《尚书》之典谟，则传状碑志所自昉；

《禹贡》、《金縢》、《顾命》，皆记事体。《召诰》、《洛诰》，虽中多诰语，而首尾实记事体。《顾命》惟韩昌黎曾学之。《金縢》则开后世纪事本末之体。奏议为下告上之言，本于《皋陶谟》、《洪范》、《无逸》、《召》、《洛》二诰，而《皋陶谟》实开《徐乐》、《严安》二列传之体，徐严二传只载上书一篇，别无他事。赠序为同辈相告语之言，始于回路之相赠，而实本《君奭》。盖共处一地而赠言者。若郑子家、晋叔向之与书，则隔异地而相与言，亦其类也。序跋昉于《易十翼》，《书序》，《诗序》，《射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祭文昉于《武城》、《金縢》之祝词。鲁公之谏赧父，哀公之谏孔子，皆见于《檀弓》。而《周礼》大祝作六辞，六曰谏，则周初已有之矣。”观此可知后代文体，皆源于六经，而《尚书》为尤备矣。非古人好为如此之文，故发明如此之文体也。实治化所有，故遂不得不有此等之文体耳。

第二节 夏代散文

孔子祖述尧舜；称尧之为君，“唯天为大，焕乎其有文章。”又称“巍巍乎舜禹之天下也，而不与焉。”尧舜治化之盛可知矣。惜《尧典》、《皋陶谟》，非当代之文字，不能论列耳。至禹之治水，则治化益隆。林传甲云：“禹之治化，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汉唐之盛，其版图不过如是也。雍州球琳琅玕之产，实出于闾（自注：汪士译之说如此），故贡道浮于积石焉（自注：今青海地）。合黎若水，今为居延，南海黑水，今为澜沧（自注：邹氏伯奇之说如此）。蒙古，青海，西域，卫，藏，缅，越诸地，皆禹迹所至也。李文贞按天度以计里，以蒲坂为枢，则《禹贡》荒服，东起辽东朝鲜，南至闽粤，西迄澜沧，北至克鲁伦河，为邹徵君《禹贡》五

服地图所本。纪晓岚讥文贞为闽人，不自外于禹域；则好为奇论，而不晓度数也。呜呼，槃槃大陆，禹甸如此其廓也，沿江海，达淮泗，禹不但以治河为事，且发明航海之学焉，三苗之伐，为汉族拓殖民地也。”（《中国文学史》）大禹治水之功，诸子百家所共称，必非无稽之谈。至当时版图如此之广者，盖古代对于国家之疆域，非如后世之固定；其所归化者，亦非如后世之统一。故古代之国字为“或”字。《易》曰：“或之者，疑之也。”故引申之为或此或彼之或。明古代之国界，或大或小，或东或西，不如后世之确定也。《禹贡》版图，疑即禹治水所至各地部落，皆归化臣服者耳。自疑古者以大禹为虫，古无大禹其人之说出，而虞夏之世乃无文化之可言。于大禹治水之事，古代诸子百家所共称者，皆不足信，而独可取决数千年后一二人之私智矣。于《禹贡》一书，自西汉以前，人皆信为夏书者，今乃为战国时人不经之书矣。斯学者所不当盲从者也。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古代治化之文，不外记事、记言二科。夏代之文，记事之最工者，莫如《禹贡》；记言之工者，莫如《甘誓》。

禹 贡

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底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乌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济南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淮、沮会同。桑土既蚕，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

于河。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淮、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惟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筐絜丝。浮于汶，达于济。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底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峕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蠙珠暨鱼。厥筐玄纁。浮于淮泗，达于河。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旄，惟木，乌夷卉服。厥筐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荆及衡阳惟荊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乂。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旄齿革，惟金三品，杞梓栝柏，砺砥砮丹，惟箛篥箎。三邦底贡，厥名，包匭菁茅，厥筐玄纁几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荊河惟豫州。伊洛瀍涧，既入于河。滎波既猪。道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枲、絺、纁，厥筐纁纁，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璆、铁、银、镂、砮，磬，熊、黑、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泾属渭汭，漆、沮既从，沔水攸同。荊、岐既旅，终南、惇物，至于乌鼠。原隰底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璆、琳、琅玕，浮于积石，至于